

反共義士范園焱飛來的那天

· 葛光豫 ·

一九七七（民國六十六）年七月七日那天，范園焱駕駛殲偵六戰鬥機由福建晉江跨海飛到臺灣，降落在臺南機場，曲指間已近五十年。

他飛來那天的日子很特殊，碰上幾個「七」的數字：那天是一九七七年七月七日，正是我國對日本抗戰七七紀念日，也是「禮拜七」星期日。

炎熱的例假日，機場很安靜。除早、中、晚三批例行海峽偵巡任務外，五分鐘防空警戒人員在跑道頭機旁，安靜地待命；飛行訓練和演習暫停了，應該是一個沒有整天轟隆引擎聲作響的好日子。

那天我輪值單位留守，下午二時許，信步走去停機坪一旁，我中隊的修護棚廠。

進入棚廠，見大家望著西面議論紛紛，一位機工長興奮的飛奔來對我說：「有米格機飛來了！」。

我朝著他們指的方向望去，那邊是三號滑行道。米格機選擇向北降落，減速後到三號滑行道之前，就可以右轉安全脫離跑道停住。

三號滑行道的位位置較低，看不到那架飛機的全身，但高豎飛機的方向舵和大紅星標誌非常清楚。我告訴他們那是一架「米格十九」型飛機，以前飛過來的多是十五型，幾位年輕士官顯得十分興奮。

士官長說米格機降落才不到半小時，掛有「跟我來（FOLLOW ME）」標牌的吉普車，已把那機上的飛行員接送送到塔台下面的貴賓室。一切都是靜悄悄的，機場上幾乎沒有幾個人發現米格機降落的事。

我立即前去貴賓室瞭解狀況，進入後，一眼見到穿著兩截式黃色布上衣和深藍色褲子的米格機飛行員，他端坐在椅子上。看見我面帶微笑，有些緊張的站起來。

貴賓室裡除了那飛行員外，裡面僅有大隊長張康和我一共三個人。張康大隊長在遠處一個角邊上一直講著電話；畢竟是一樁突發的事，他必須要即刻向多方面回報。

我不知道這位飛行員的名字。他主動說：「我名字范園焱」。我伸手



范園焱義士落地後，隨即由專人陪同休息。

和他握手後，示意請他坐下，我則坐在他旁邊。

在當下，那是一個很奇特突發的場面，一時不知道如何開始跟這位大陸飛來的飛行員說話。

我開口說：「你選在今天飛來的日子很特別啊！」，我以為他會知道當天是什麼日子。

他答說：「今天天氣是很好」。我說：「今天是中日戰爭七七抗戰紀念日」。

范園焱聽後說：「我不曉得。」他說的一口四川話。

我便改用四川話和他談。他問我：「你是四川人？」我說不是，說以前在四川重慶住過，會講四川話。

我問他結婚有家嗎，他說：「我

彩

頁

彩

頁

（文接第17頁）

有兩個兒子」。瞬間突然站起來，凝望著前方，有些激動，連說「大陸生活太苦了，生活太苦了」。

我要貴賓室勤務送一杯咖啡給范園焱，他未喝。我問「你們也常喝咖啡嗎？」，他說「我有次在濟南機場喝過一次」。

慢慢和他訪談，問是什麼階級，職務，飛行有多少年。

他的情緒稍稍放鬆一些。他說他是飛行中隊長，飛行有二十年了。說他的飛行總時數是三百二十小時，他們每個月大概飛十次，大約七個小時左右，高速作戰飛機一次留空時間極短，除非另帶外油箱。（註：我們官



范園焱駕駛編號3171的殲偵六戰機，現陳展於空軍軍官官校。

校學生畢業時飛行時數為三百一十小時左右，我那時飛行十八年，總時數近四千小時）。

這時候基地相關長官陸續匆忙來到，飛機投誠來是件大事，我不是處理這件事的人，便未再和他多談。

約兩小時後一架C-47專機飛來，落地後滑行到塔台前，飛機未熄火，范園焱由幾位人員陪同迅速登機飛去臺北。

范園焱上了新聞，各大報媒體大肆報導，當晚報社還出了號外，轟動了世界。

不久後，范園焱到空軍各個基地做訪問，在臺南軍官俱樂部 and 部隊人員見面談話。那天他認出我來，笑著說：「你是我那天見到的『首長』」說著連忙掏出口袋裡的雙喜牌向大家敬煙。

因他第一天降落後被送到貴賓室，塔台首先打電話給在機場待命的大隊長張康，報告米格機降落的事件。張康趕到，也只得簡單問了他從那裡飛來，姓名，階級等幾句話，就立刻用電話不停的向臺北相關單位報告，故幾無交談。

范園焱對張康說：「啊！你就是那個一直在打電話的首長，認得，認得！」；張康是他見到的第一位「首

長」。

一旁臺北陪伴他同來的政戰部處長說：「老范，那有那麼多首長，稱教官就可以」。那時節大家不知道如何稱呼他，稱他「同志」或「范隊長」（因他是中共米格機中隊長）「都不妥當。當處長稱他『老范』時，顯得十分適切得體。」

談到大隊長張康，我們認識很早，他原名張永康，官校畢業後改了名字，他和家兄在大陸時空軍幼校前後同學。民國三十八年到臺灣，他在空軍預備學校，我讀子弟（至公）中學，同在東港大鵬灣約有一年時間常在一起。

張康自空軍退役後轉業一民間民航公司服務。民國八十三年九月裡，他一次駕機拖靶，與軍方合作演習，遭艦砲誤射，張康便殉職，令人遺憾。（八十二年九月十七日的漢光十一號演習中，軍方為了便利觀禮台上的李總統等來賓觀看，特別將靶機航速減慢、高度提升，還將負責防空射擊操演的成功艦移近至距岸一千五百碼，迫使拖靶的金鷹航空必須減短靶纜五千呎，成功艦（雷達）反應時間因而縮短三分之一，結果不幸發生誤擊靶機事件，機上四人全部罹難，包括金鷹副總經理——陳乾福在內）。